

邁向多元的學術思考

鄭伯堦*

英國詩人雪萊說：「詩人，與哲學家、畫家、雕塑家及音樂家一樣，在某個意義上是創造者，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則是時代的產物。即使是最出類拔萃的人也不能逃脫此一主從關係。」藝術如此，科學何獨不然。因此，許多學科領域與學術思潮，都是時代的產物，心理學亦然。「心理學」是研究人類心智與行為活動的學問，淵源於古代哲學與醫學對於人類心靈活動的好奇與探索。十九世紀末期，歐美學者引進自然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將心理學從哲學與生理學領域分離出來，樹立了現代心理學的傳統。一百多年來，心理學在各種時代脈絡下，從建立研究方法開始，針對人類行為與心智，逐步產生研究成果，使得心理學不但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而且分支為不同的次級領域，且各成體系。在此過程中，文哲思維與科學理性，一直是推動心理學成長的兩大力量。同時，各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組織、群體及個人等種種問題，亦激發心理學應用的滾滾熱潮。

在邁入千禧年之後，由於顯微科學的發展、全球化的興起以及對人性本質的反思，心理學經歷了三大轉折：第一是神經革命，在顯微科技的突破下，核磁共振諸類的精密儀器逐漸普及，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緊密結合，而能更明察秋毫地考察人類行為的細微神經與生理基礎，而導致腦與神經心理學的蓬勃發展；第二是文化革命，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文化差異逐漸獲得尊重，因而許多研究者開始深思過去一百年來在北美與西歐完成的心理學理論，是否亦能恰如其分地適用於全球其他的文化之下，而導致了本土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的勃興；第三是正向革命，從佛洛伊德提出心理分析論以來，探討人類負面行為的異常心理學已經頗受重視，再經二次大戰後就業危機所導致之人類心理問題的強化，於是心理學對負面行為的探討乃成為主流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國科會人文處心理學門召集人

之一，並蔚為流行，但卻忽略了更為重要的人性光明面。為了扭轉此種偏頗，心理學者乃重新調整視框，將焦點集中在人類的正向品質與積極經驗上，期望幫助人類發揮潛能，並獲得幸福。於是，正向心理學乃在二十世紀末期以後正式興起。持平而言，此三大轉折會為心理學帶來何種風貌，是否能夠解開人類行為的黑箱或深層的心理密碼，仍言之過早；不過，卻已經激盪出一股風潮，引領廿一世紀的心理學走向。

至於台灣心理學的發展，則肇始於國立台灣大學前身之台北帝國大學的心理學講座。此講座成立於1928年，採歐陸研究室之作法，以研究帶動教學，並在原住民心理學與俗民心理學上頗有建樹。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承襲心理學講座遺留之心理學書籍四千冊，雜誌一千五百冊及實驗儀器一百五十件，台大成立台灣第一所心理學系，於是心理學在台灣有了更為蓬勃的開展。經過前輩師長的努力，心理學乃由紮根、成長而茁壯，並分支為不同的次級領域，就像心理學在歐美的發展軌跡一樣。

截至目前為止，心理學在台灣的發展已經頗為成熟，不但能跟得上國際腳步，而且迭有創新。以追隨國際思潮而言，在神經革命的影響之下，台灣各大學與研究單位紛紛提倡神經心理學，並與認知心理學結合，成為當前心理學研究的最大熱點；在文化革命的影響之下，台灣的本土心理學不但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知名度，而且位居領航的角色；只有正向心理學的影響較小，但在有志之士相繼投入之後，應該也會有一番作為。以創新而言，結合在地特色與文化傳統，用以探討人類心智與社會行為，期揭開歐美世界所不易察覺之人類心智與社會行為運作歷程，已是台灣心理學界最優良的傳統之一。因此，類似中國語文行為的心理機制、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以及因應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而來的災難心理學，都獲得極為優異的成果，不但對世界心理學有一定的啟發，而且具有標竿的指標作用。台灣心理學擁有這些成就，除了研究者努力、教育機構鼓勵之外，亦不能不歸功於國科會完善的制度與卓越的政策。

我個人就是國科會制度下的最大受惠者之一，在其補助之下，個人的學術生涯得以順利開展。我於民國六十年進入台大心理學系就讀，從此就與台大結下不解之緣，直至現在。碩士、博士都是在台大完成的，即使因緣際會在政戰學校心理學系當了六年的系主任，也仍在台大兼任教職。其間，拜國科會之賜，我先後於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工業關係研究所、英國劍橋大學管

理學院，以及法國歐洲管理學院 (Insead) 分別進修一年，這些經驗對我的學術生涯與研究走向都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

早期，我都是跟隨歐美主流思潮進行組織領導的研究，而且與我的研究夥伴亦有不少論文發表在所謂的國際一流期刊上面。但到國外之後，才發覺每位研究者、每個地區都各有特色，極具研究主體性，而非不假思索地套用當前國際流行的理論，或只是跟隨主流，局部修正既有的理論。顯然地，對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理論建構所處的情境脈絡是不能掉以輕心、就便處理的。情境脈絡也許就像皮影戲中隱而不顯的細線一樣，牽引著人類心智、社會及組織行為戲偶的演出。研究者必須仔細考察此一情境細線，才能夠突破主流的視框，邁向多元的學術思考，且激發更豐富的智性想像，使全球學術獲得進一步的創新；同時，對本地的獨特問題，也才能提供一套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國科會的支持下，我的研究方向開始有了轉折，由國際主流議題轉向乏人問津的本土議題，並獲得相當良好的成果。當國際學術界近兩年開始大聲疾呼要更重視本土研究時，我與我的研究團隊已經在此園地深耕近二十年，而能在某些議題提供豐富的研究經驗。這些經驗的累積，除了近百篇論文以外，也出版了不少的專書，包括《華人領導：理論與實際》、《家長式領導：模型與證據》、《華人組織行為：議題、作法及出版》、《組織行為研究在台灣：回顧與展望》、《組織文化：員工層次的分析》、《矽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傳奇》，以及 *The silicon dragon: High-tech industry in Taiwan* 等等。國科會與台灣社會也不吝給我們掌聲，所以先後獲得了國科會優等研究獎、傑出研究獎、社會科學專書補助；宏碁文化基金會龍騰十傑獎、飛利浦公司傑出研究貢獻獎，以及教育部學術獎等種種獎勵。

無可置疑地，台灣心理學在兼顧國際思潮與本土特色的優良傳統下，研究路線已經十分明確。國科會心理學門則由於過去學門召集人的卓越領導，以及承辦人對業務的嫻熟，已經發展得頗為成熟，制度亦建立得相當完善。做為新任學門召集人，只要以先行者的經驗為師，努力推動前輩所留下來的政策，應可促使學門往前邁進一步。因此，我會持續推動諸如情緒等心理學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鼓勵多年期系列性研究，且建立與擴大相關議題的跨領域研究團隊。除此之外，研究成果所賴以交流的中文期刊，由於良莠不齊，仍然需要加以評鑑、激勵及整合，以提升溝通品質；至於客座國際一流

人才的延攬，則應更重視長期的駐點與紮根，而非蜻蜓點水或旋風式的訪問，以幫助國際思潮下的重要心理議題在台灣落地生根。顯然地，這些方面應該都是學門所要努力的方向。

然而，最重要的也許是我們不能忘記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國際流行的議題雖然頗受主流期刊青睞，但卻不見得是本地最重要的議題，況且主流的想法也往往會框限了研究者的眼界，而無法產生典範轉移式的重大突破。因此，國際一流期刊的發表，雖然令人激賞，但迎合主流的作法，卻不值得鼓勵。總之，我們對研究者研究表現的評斷，需要更為審慎；對攸關本地的重大研究議題，也應該要更加支持。如此一來，針對國際思潮的沖擊，我們才能提供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回應。

記得李遠哲與朱銘曾有一段有趣的對話，李遠哲問朱銘說：「您的雕塑是如何學來的？」朱銘回答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學來的嗎？我的雕塑是修來的！」

好一句修來的，只要心理學的同好都能堅持學術誠篤的精神，我想在過去堅實的基礎上，心理學門邁向巔峰應該是指日可待！